

朱子學派

醫主朱
叢子
書學
之一
派

由孔子而後

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

張子繼其絕至

朱子而始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五年八月三日
民國五年九月三日
民國五年九月三日
印刷發行



(學生叢書之一 朱子學派)

全一冊定價銀六角五分

著 者 梓 潼 謝 无 量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桂林柳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福州烟台煙台鄭州梧州
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中華地理全誌

△布面洋裝 一巨冊

●定價二元六角

五大特色

(一) 全書八百餘頁約四十萬言內容完

備編制新穎

(二) 注重現勢與僅重沿革者不同

(三) 注重邊地於滿蒙藏尤詳

(四) 調查新確皆最近調查者

(五) 道縣名稱表皆照最新改訂

畫尤精審

(五) 中外地名悉依新改訂本圖

(四) 交通要道國恥問題紀載特詳

立論

(三) 各區形勢悉就現時劃定之界限

形勢均頗明晰

(二) 詳叙自然地理凡要塞商埠之

(一) 取材精審調查確切

五大特色

●定價六元

△布面洋裝 一二巨冊

中外地理大全

學生叢書之一

朱子學派

目錄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朱子傳略

第二章 朱子學術之淵源

第三章 關於朱子之評論

第二編 本論

第一章 朱子哲學

第一節 太極及理氣二元論

第二節 宇宙發生論

第三節 鬼神論

第二章 朱子倫理學

朱子學派

二

第一節 性說

第二節 心意作用論

第三節 仁說

第四節 致知與力行

第五節 德之修養

第三章 朱子教育說

第一節 總論爲學之方

第二節 小學

第三節 讀書法

第四章 古今學術評論

第一節 道統評論

第二節 異學評論

附錄

朱子門人及宋以來朱子學略述

學生叢書之一

朱子學派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朱子傳略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

又自稱晦庵或曰晦翁又號雲谷散人滄洲病叟後更號遜翁

徽州婺源人也父韋

齋公諱松字喬年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朱子宋高宗建炎四年生於尤溪官舍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卽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朱子上封事頗陳修攘之計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

大學之道格物致知之道。其二言非戰無以復讎。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朱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閒讒毀。乃因先生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遂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朱子曰。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有短之者。謂其疏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然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旋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

遷江西提刑未行。朱子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朱子持之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朱子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彊官究實。仍令朱子速往旱傷州郡相視。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之。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朱子。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朱子也。十年詔以朱子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

之機。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朱子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朱子論易西

銘不合。劾朱子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朱子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彊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辭叔似亦奏援。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曰。朱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朱子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又辭。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抹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又曰。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

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閒。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以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

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於其閒。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朱子力辭。除秘閣

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朱子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朱子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復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朱子。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朱子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